

第一部分

阳 世



第 1 章

混沌之境

来吧，请到埃及来，
噢，荒漠之瞪羚，
噢，布格姆至大至强者！

我们通常都认为，对自然的秘密了解得越多，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事情和对其他世界的存在也会了解得越多。

我们之所以如此自负，是因为我们对自然身躯的感触似乎确有把握：看到苹果落下地面，而不能飞向天空，牛顿便总结出了关于引力的定律。

我们的感受大抵是如此获得的，这些是我们获得的阳世经验。然而，在我来到埃及，开始找寻和汲取古埃及人在纸草上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后，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。我开始明白，我们自然之躯的感触能力是有限度的，它的局限性限制了我们的认知能力。我不再认为，我们对自然的秘密了解得越多，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事情和对其他世界的存在也会了解

得越多。

阳世经验囚禁了我们；阳光使我们目盲。诚如爱因斯坦在《主意和观点》中所说的那样：

人是“宇宙”整体之部分，是时空有限之部分。他将自己的思想和感触，当作是与宇宙其他部分无涉的独立经验——此实为自我心智的一种光学错觉。此错觉乃是一所监狱，将我们囚禁在个体的欲望和身边数个个体的情感上。

一张无形而无法穿越的隔膜，阻隔着阳世与其他世界的联系，如一条宽阔、望不着边际、湍急的河流阻隔着此岸与彼岸。阳世的经验使我们对彼岸的情况一无所知，我们实在是处在茫然无措的混沌状况。《埃及亡灵书》将此混沌之境称作“努”，一切个体和人类——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也可以被当作个体——的阳世开端都发源于努的圣水：

太初，既无天，也无地，只有努圣水被茫茫的黑暗覆盖。圣水中都是万物雌雄的胚胎。神灵首先自己创造了最原始的事物，然后产生了创造世界万物的愿望……拉从努圣水诞生，阳光从混沌中放射，未来世界的理念在宙斯的脑海中生成。宙斯念完咒语，他需要的便是由普塔和科荷普拉完成，因为他们能够看见……

是的，我们的一切无知、迷茫、痛苦、恐惧和绝望，都缘于我们诞生、生存在阳世的混沌之境中。

§ 1 悲苦的渊源

我们在阳世为什么具有悲苦的体验？为什么要祛除悲苦又是如此艰难？——《埃及亡灵书》向我们昭示了一幅从混沌的孤寂中诞生自我灵魂的场景，埃及语将此称为“睡在心象的大地上的苏醒”：

……这个时刻，除了努的圣水之外，宇宙还是虚无的。后来有生命的胚种存在于大地，但它们却处在无助的非生命状态，于是，科荷普拉从圣水中爬出，看着虚无的四周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。科荷普拉喊了一声自己的名字，他便诞生了。他想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，于是落脚的地方就呈现在眼前了。他给这个地方取了名字，刚念了一声，那地方便成了。

这是古埃及人留给我们的智慧：阳世的万物都是在我们的心象上苏醒和诞生的。我们看见阳光在树叶上折射的光，那绿叶便诞生了；我们嗅到空气中的芳香，那花朵便绽放了；我们尝到蜜汁的甘味，那果实便成熟了——一切应我们的心象而生。

心象是我们在阳世存在的直接、也是惟一的证据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予我们获得阳世经验。

我的埃及导师，奈特阿布先生——我在本书中将反复提

到他对我的教诲——曾经机智而幽默地向我发问：

“法克伦，你当下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阳世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能肯定吧？”

“我能肯定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我看见窗外普照在亚历山大城上的阳光”，我想了片刻，然后说道，“我还听到了你询问我的声音。”

“但这只能证明亚历山大城和奈特阿布博士当下在阳世。”

奈特阿布先生用手指着他自己的鼻子，严厉地看着我。我立刻明白：我陷入了心象的迷惘之中。

奈特阿布先生的教训，使我彻底认识了我们自然之躯在阳世的局限性，因此，我们的心象会迷失在混沌的阳世之中，正如《神曲》开篇所记：

当人生的中途，我迷失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。

要说明那个森林的荒野、严酷和广漠，是多么的困难呀！我一想到它，心里就一阵害怕，不下于死的光临……

但丁将阳世当作了“一片黑暗的森林”，心象在其间的迷失具有普遍性。我们的心象，也正如但丁一样，难以逃脱心象的迷失，因为人的自然之躯具有相似性，亦如拉丁古剧作家泰伦斯（Terence）的名言：“我是一个人，所以我不把人

与人类有关的事物视为陌生的。”

我们的痛苦缘自于我们的心象迷失在阳世的混沌之境，使我们时常像大神科荷普拉那样感受到混沌的努圣水的孤寂和无助。我喜欢阅读加缪先生的小说《局外人》，尤其是小说的下半部分。但我却从不认为这部小说是所谓的存在主义作品。我认为这篇作品向我们展示了阳世之人心象迷失的极致，以及我们的自然之躯在阳世感受的最大的经验极限。事实上，加缪先生本人也否认这部作品是所谓的存在主义作品。我的确相信，人们没有能够跟上他的想象力，从而在这个问题上误解了他。

墨尔索〔1〕被囚禁的监狱正是我们阳世的象征，他被局限在其中毫无指望地等待死亡，一切痛苦都产生于绝望的心象之中，他正是我们自然之躯的象征。我们的心象希冀能够超越阳世，而我们的自然之躯却不能，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。这个矛盾使我们处在永久的纠葛之中，时刻触动着痛楚的神经，正如雪莱用他纤细的触角所吟唱的那样：

谁来讲叙起死回生的传说？

谁来揭开遮掩未来的幔层？

谁来描绘崎岖蜿蜒的洞穴下

那拥挤的坟墓之中的幽魂？

要么，把对未来的恐惧和希望

〔1〕加缪的小说《局外人》中的主人公，他因枪杀一位无辜的阿拉伯人而被囚禁并等待死刑判决。

同对眼前景象的热爱交融？

我们每天能够看到太阳、云朵和树木，聆听教堂的钟声，感受空气的冷暖，这是我们自然之躯的福祉。只要理智正常，我们通常对生活在阳世确有把握，我们的身躯处在真实的阳世经验之中。然而，尽管这样，我们的心象却是混沌的，它甚至不能说清周遭的事物，总是不会满意或没有把握。心象的超越受制于阳世之躯的限制，这是心象混沌的渊源，正如我们无法超越宇宙，便无法旁视宇宙，而只能局限于宇宙的混沌一样。《埃及亡灵书》中的努圣水给了我们一个混沌的源头。

§ 2 现代世界的混沌

地狱是个伦敦般的城——
人口稠密，迷雾阵阵；
在此形形色色的人堕落；
绝少或没有乐趣可寻；
公正无多，更少怜悯。

——雪莱：《皮特·比尔三世》

我们在当下看着四周，的确可以发现我们的阳世充满了多姿多彩的社会活动。无所不能的科技文明使人登上了月球，制造出了具有相同 DNA 结构的两只绵羊。我们拥有了丰盈的艺术、工业和道德，阳世生活填满了工业奇迹——硕大

的厂矿、宽阔的马路、馆藏丰富的博物院和图书馆。但这一切“成就”又能怎样？我们仍无法摆脱心象阴影下的衰疲和倾颓。

在西方世界，人们普遍陶醉在科技文明的成就之中，但同时，人们也陷入心象的无限迷惑之中。人们狂热地发明芯片和破译基因，尝试新的金融游戏，谈论政府间的谋略，然而对人类自我的心象却处在极端的无知当中。西方的教育从始至终都排除了心的位置，教育家和研究家们试图用研究物质的方法那样研究心灵。

我陪同我的导师奈特阿布先生参观伯明翰大学的生物实验室，那位课题负责人向我们骄傲地宣称，他们掌握着世界一流的克隆技术，“可以让两个动物——例如绵羊——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。”

“可是，”我的导师向他询问，“你们能否克隆灵魂，比如两只绵羊的灵魂，让它们从里到外完全一致？”

自然，这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问题，但这是我的导师向来的秉性——他从不会因企图隐瞒自己的主张而对人温顺做作。

在西方现代世界，谈论心灵甚至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。谈论心灵被认为是浪费时光或无聊无益的事；人们只关注金钱、权力和性，毕生的精力只会投入到资产的增值、权力斗争以及对性感的畸型崇拜上。心象的混沌令人们无暇关注心灵的健康，社会滋生了无限的丑恶：权力倾轧、金钱舞弊、吸食毒品和性乱。

心象的混沌令人们丧失了生活的目标，只注重阳世当下

的生活状况，人们只关注自然之躯的现时享受和安逸。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社会科技文明的进步到底为人类带来了什么？是文明为了人类而存在，还是人类为了文明而存在？

也许有人对此问题会嗤之以鼻，他们会喊到：“我们又回到了古老的教义问答：‘问——上帝为谁创造世界？答——为了人。’”

这是一种自私的心象。如果我们让蚂蚁社会来回答——假如我们能够听懂它们的语言，同时，它们也像我们一样自私的话——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为了蚂蚁。”

可以说，我们的思想处在一个空前混沌的阶段，我们拥有数不清的理论、概念和主张，但人们就是无法从混沌中解脱出来并走向纯洁。我们像一位殚思竭虑的老者，面对阳世的混沌手足无措。

我的导师有时候会向我开示：“你相信真有一种理论能使人解脱吗？”我时常对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应答。我的导师便告诉我，这正是我的心象还在混沌中挣扎的征象。我的导师便引导我说：“一切理论都是思想的结果，思想的最终结果便会走向虚无。忘掉一切虚浮的理论吧。”

导师的开示使我获益匪浅。我开始真正懂得，没有一种观念能够让我获救。真正能够让我获救的是我的心象。只有我的心象从混沌中挣扎出来，并走向纯洁，像大神科荷普拉那样，拥有一片纯净的心象之境，我才能得救。

我赞赏剧作家 M·梅特林克关于思想的想法，他在《死亡》中说道：

人类的思想积累愈多，虚无也便愈不可理解。

这是西方的状况，我们再来看看东方的情况。

五年前，我曾随我的导师访问了印度，并从那里北上去了尼泊尔和拉萨。东方最有益的教训是，让我们明白了思想和理智的无益，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局限性。尤其是我们所接触的拉萨派的佛教〔1〕，那些教徒的心象要比西方纯净得多。在一些精通西方文明的喇嘛的帮助下，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佛经，并与那些严肃的僧人亲切地交谈。他们试图摆脱混沌和虚妄的精神的确令人钦佩。

然而，这并不等于东方没有问题。其中我所感到最严重的问题是，他们试图彻底剪除自我，让心灵回到无我的状态——从这个意义说，他们并不相信神灵的存在，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灵魂的存在。例如，一位佛陀的教训是：

知晓一切：
犹如虚影和浮去的城池，
犹如梦魅，
没有本体，只有能被瞧见的外象。
知晓一切：
犹如碧空中悬挂的月亮
映在水上的影象，
但月亮却不曾来到水面。

〔1〕指藏传佛教。

知晓一切：
犹如魔法师变出的
马、牛、车的虚象，
但皆不是它真实的呈现。

佛陀要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包括自然之我。然而，湮灭了自我，对世界是否有益呢？我们的心象能否就此从混沌中走出？

这看来并不应该是我们积极的态度。如果我们的自然之躯丧失了自我，一切也许都会变得简单明了：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了，我们会像岩石一样纯净。

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同样也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：生命之花在阳世萎谢，灵魂变得像冰一样寒冷，直至消失于虚空。

东方带领我们走向了极端：走出混沌的世界，又进入虚无的世界。哪个更美？或者，哪个更不美？

§ 3 不能被抨击的“进步”

心象的混沌令我们的阳世社会丧失了生命的方向。我们的作为试图表明，我们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，都是文明的一种进步。人类社会正在罹患一种类似老年痴呆疾病的顽症：他只相信自己的经验，偏执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永远是正确的，甚至认为自己正在走向一个有朝气的时代——这几乎与相信人的自然之躯可以返老还童一样固执。

而且，这种混沌中的固执是不能被抨击的。尽管我们已为此尝到了地球生命的恶果——生灵灭绝、温室效应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，但我们仍在不懈地坚持混沌中的固执，一切反对和提醒的声音都会被指责为异端，似乎不再有什么见解和心灵的顿悟能阻止我们“进步”的步伐。

我们现在开始面临心象上的巨大矛盾：一方面，我们在口头上宣称，没有什么比单个人更值得珍视的了——正如我们的人权组织事无巨细的工作那样；另一方面，在我们的阳世中再也没有比人类更加浪费、更加挥霍、更多地面临各种危险了——科技文明不断地在物质王国发现，发掘和挥霍；拓荒者不断开辟新的居住地，砍伐森林、夷平土地；飞行师为我们改变交通手段，甚至企图让我们花费巨大的财富去月球或火星上一饱眼福。我们像登山者那样不断地征服新的高峰，而我们却将生命托付于斯——每天，我们把自己和心爱的人交给飞机、巴士和地铁，而我们对驾驭者却一无所知。

心象的绝对混沌正使我们变成“绝对的言行不一者。”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改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，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言行不一付出最终的代价；等待我们的，将是像金星那般炽热或像火星那般凄凉的地狱世界。

地球是神灵赐予我们的，惟一能奉养我们自然之躯的阳世世界，除了这里之外，不会再有别的阳世世界了。我的导师曾启发我说，“你是否还认为别的地方能够成为我们的阳世世界？”只要对这个问题稍加犹豫，他就会立刻指出我心象中的谰妄。其实，对人类而言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如果我们不能革除心中的所谓“进步”的见解，忘掉那些狂

的征服欲，总有一天，我们将会亲自毁掉我们惟一的阳世，让我们的灵魂绝望地游荡在永恒的黑暗和虚无之中。

我们对自我心象的无知，正使我们存在的阳世遭受着变本加厉的毁坏，威胁着我们每一个自然之躯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研究如何登上月球和火星，如何让我们的阳寿再延长几年或几十年；如果我们的行动仍是一味地获取和毁坏，而不是正视我们心象中的矛盾，给予我们最终的希望的话，我们登上月球或火星，延长那区区几年或几十年的阳寿又有何意义？这不禁使我想起《格列佛游记》中的描写：

有一天，我跟许多朋友在一起，一位贵族问我是否见过他们的“斯特鲁布鲁格”，意思就是“长生不老的人”……他说，他们在三十岁以前，跟凡人并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三十岁以后他们渐渐忧郁、沮丧起来，一天天加深，一直到八十岁……他们活到八十岁的时候（在这个国家活到这个岁数就算到了极点了），他们不但具备了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缺陷和荒唐，并且还有许多别的缺点，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永远不死感到恐怖。他们不但性情顽固、暴躁、贪婪、沮丧、虚荣、多嘴，而且丝毫不讲友谊和情爱，即使有，顶多也只是对儿孙还有些感情。嫉妒和妄想是他们的主要情欲。但是引起他们嫉妒的主要是年轻人的不道德行为和老年人的死亡。他们嫉妒年轻人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寻欢作乐的可能；同时当他们看到送葬的行列时，

他们又惋惜、抱怨只有别人才能得到安息，而他们自己却永远无望得到。他们除了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得到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以外，就什么也不记得，而这一点点东西也是很不完全的……在他们中间，最幸福的人倒是那年老智聩、记忆全失的人。因为他们不像别人那样有许许多多恶习，所以他们还比较能受人怜悯和帮助。

如果一个“斯特鲁布鲁格”跟他的同类结婚，按照国王的恩典，等到夫妇二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人活到八十岁的时候，婚姻就可以解除。因为从法律观点看，这种恩典极为合理，对一个要在世界上永远活下去的无辜罪人，不应该再让他负担一个妻子，使他加倍感到痛苦。

他们年满八十岁，法律就认为他们已经死亡，他们的后嗣马上就可以继承他们的产业，只留给他们少量的金钱来维持生活，贫苦的则由公众来供养。

他们活到九十岁，头发、牙齿全部脱落，这时他们已经不能辨味，有什么就吃什么就喝什么，胃口不好，吃什么也不香。他们常患病却经久不愈，病情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。他们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、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，即使是至亲好友的姓名，他们也记不起来。由于同样的原因，他们再也不能读书自娱，他们已经不能看完一个句子，看了后面忘了前面。这种缺陷使他们失去了惟一还可

能有的乐趣……

读者不难相信，自从我亲耳听到、亲眼看到这种人以后，我的长生不老的欲望为之大减。我想起自己过去有过的那些美好的幻想，不觉深深感到羞愧；我想，与其这样活着真不如死去，不管哪一位暴君发明哪一种可怕的死法，我都乐于接受。

斯威夫特〔1〕想象中的世界正在变成我们的现实。有时候我在想，那些追求着美容术、长生术的富人们难道不正是“斯特鲁布鲁格”们吗？他们追求身躯的安逸和长生，却从未想过心灵上的事。“进步”也许能让他们的躯体看上去年轻5岁或10岁，能够让他们的阳寿侥幸在阳世多逗留几年甚至几十年，但一俟死亡临近——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自然之躯总要在完成它的物质使命后被神灵收回——他们立刻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，一切丑恶的征象在他们的身躯显露无遗：绝望、躯体发臭以及被抛弃。撇开灵魂的“进步”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这样。

这些事实表明，我们只有关注心灵才能使我们得救，而那些崇尚物质进步的观念是多么虚妄和徒劳。

但是，我们仍有希望：我们有了像“绿色和平组织”那样的群体和个体，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“进步”是虚妄的，因而是可以抨击的。我们的心灵开始有了苏醒的征象，我们开始向纯洁回归和修正。这就是希望，正如埃及的纸草

〔1〕即《格列佛游记》的作者。

经《蛇岛》中所诵唱的那样：惟有我的心，才是我的朋友。

§ 4 生死的态度

谁要是自称面对死亡无所畏惧，他便是撒谎。人皆怕死，这是有感觉的生物的重要规律，没有这个规律，整个人类很快就会毁灭。

——让-雅克·卢梭：《新爱洛绮丝》

因此死亡，这个最可怕的灾祸，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。因为只要我们活着，死亡便不会伴随我们；而一旦死亡降临，我们也不复存在。既然如此，无论生或死都与这问题无关，因为前者无需考虑，而后者不可能考虑。

——埃皮克罗斯：《致梅诺修斯》

哦，死亡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显露了我们的无知，你证实了我们的卑微，同时也使我们了解了自身的高贵。……一切都召唤我们去死：大自然几乎妒忌她赋予我们的善，常常告诫我们，她不会让我们长期享用她借给我们的那些物质……她要索回这些，组成其他形式，以供其他的人享用。

——杰克科一班奈因·波舒哀：《布道·论死》

生与死的态度从来都是互为折射的，这说明在我们的阳